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变迁与未来挑战

张有熠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9日

摘要

本文基于统计年鉴数据, 梳理了1980年以来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变迁脉络, 将其划分为起步、加速、深化三个阶段, 剖析了各阶段的形成动因、特征与发展态势, 并系统探讨了农村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未来挑战, 最终提出针对性应对建议。研究发现,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特征, 由人口转变主导逐步转向人口流动驱动, 最终演变为人口、经济与制度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过程, 且兼具城乡倒置、空心化与劳动力老龄化叠加的典型特征; 当前农村养老正面临家庭功能弱化与社会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老龄化影响还向农业生产领域外溢, 同时现有应对体系存在政策协同与制度整合不足等问题, 农村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涉及人口结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挑战。对此, 本文提出从优化农村人口结构、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强化政策协同与制度整合四个方面构建系统性应对机制, 为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推进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

农村人口老龄化, 阶段演进, 乡村振兴, 养老保障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Youyi Zhang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ch 25, 2026; accepted: May 22, 2026; published: May 29, 2026

Abstract

Based on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since 1980, dividing it into three stages of initiation, acceleration and deepening, and analyzes the driving forces,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each stage.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future challenges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rural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is a phased process, evolving from demographic

transition-driven to population mobility-driven, and ultimately a complex interplay of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characterized by the overlap of urban-rural inversion, rural hollowing-out and labor aging. Currently, rural elderly care faces a structural conflict between weakened family functions and inadequate social supply; the impact of aging has spilled over in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existing response system is plagued by insufficient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In short, rural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a comprehensive challenge involv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Accordingly, the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 response mechanism covering four dimensions: optimizing rural population structure, establishing a multi-tiered old-age security system, advancing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enhancing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addressing rural population aging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Rural Population Aging, Phased Evolu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Old-Age Secur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4》¹可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总人口约为 5.4 亿,其中农村人口约 4.8 亿,占总人口的 89.36%;到 2023 年,全国总人口增至 14.1 亿,农村人口反而降至 4.8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至 33.84%。这一数据变化表明,70 余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经历了深刻的人口转型与结构重组:从总体趋势看,农村人口规模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阶段特征,而其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则持续快速下行,这本质上是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背景下人口空间再配置和就业结构再分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外流、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互动关系,也使农民群体的边界、形态与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1]。农民群体的变迁集中体现在数量和结构两个维度:数量层面,农村总人口呈现先增长后回落的阶段特征,而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则持续快速下降,反映了城镇化进程对人口分布的重塑作用;结构层面,农民群体在性别比例、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等核心维度均发生显著变化,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²数据可知,其中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了 23.8%。人口老龄化是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特征,而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因其独特性和严峻性,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农村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更是关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和粮食安全的核心议题。梳理其历史变迁脉络,剖析未来面临的多重挑战,对于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农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变迁

2.1. 起步阶段:人口转变与初步显现(1980~2000 年)

1980~2000 年是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起步阶段,其形成根源在于人口转变进程与制度环境变迁的共同作用。从人口转型理论视角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地区逐步强化,生育率快

¹ 《第一次农业普查》全国农村住户从业人员年龄分布情况(1996 年底).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4/indexch.htm>

²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zk/indexch.htm>

速下降,少儿人口比重持续收缩,人口年龄结构开始由“年轻型”向“老龄型”过渡,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就已显著降低[2]。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农村人口转变进入关键拐点阶段。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推动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开始启动,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流动,但在该阶段人口流动规模总体有限[3],且以短期、季节性外出务工为主,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重塑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尽管人口转型已经启动,但农村老龄化仍处于“潜在积累期”。

从统计指标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测算,1996年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为6.97%³,尚未达到国际通行的老龄化社会标准。这表明该时期农村老龄化水平总体较低,其社会影响尚未充分显现。然而,从长期发展视角来看,这一阶段已隐含结构性风险。一方面,人口生育率下降为后续老龄化加速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这在后续人口老龄化深化过程中将限制劳动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能力。总体来看,1980~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典型的“低水平起步、缓慢积累”特征,其主要表现为:老龄化程度较低、人口流动影响有限以及制度性保障仍以土地与家庭为核心。这一阶段为21世纪以来农村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口与制度基础。

2.2. 加速阶段:人口流动驱动下的农村老龄化深化(2000~2020年)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呈现出“发展速度快、老龄规模扩大以及城乡倒置加剧”的显著特征。从人口结构演变来看,如图1所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0.59%,超过同期城镇老龄化水平(10.05%),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城乡倒置”格局初步显现[4]。至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23.80%,高出城镇7.99个百分点,城乡老龄化差距进一步扩大。这表明农村已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发展更快的关键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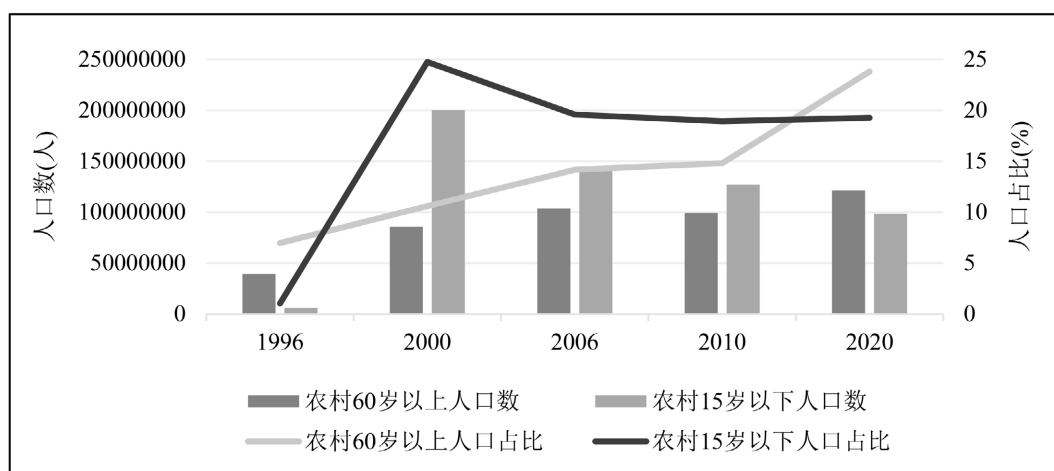


Figure 1. Changes in age structure of rural population

图1. 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这一阶段农村老龄化加速演进的关键机制,在于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城乡收入差距、非农就业机会扩张以及城镇公共服务吸引,共同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群体的长期外流,这种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体的选择性迁移,显著改变了农村常住人口年

³ 《第一次农业普查》全国农村住户从业人员年龄分布情况(1996年底).

https://www.stats.gov.cn/sj/pcsj/nypc/dycnypc/202302/t20230221_1915310.html

龄结构，并直接强化了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5]。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⁴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5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9亿人，显示出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在这一时期已具相当规模，这为农村“空心化”与老龄化加深提供了直接的现实背景。同时，由于农村青壮年长期外出务工，留守农村的劳动力集中于中高年龄群体，农业生产和乡村日常运行越来越依赖中老年人口维系[6]。这种“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老龄化”叠加的局面，不仅改变了农村人口年龄金字塔，也使农业部门面临劳动力质量下降与代际接续不足的问题[7]。

总体来看，2000~2020年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本质特征，是在人口转变持续推进的基础上，由劳动力外流所强化的一种结构性老龄化。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老龄化水平快速上升，城乡倒置现象不断加深，农村常住人口和劳动力结构同步老化，并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土地流转和乡村发展质量。这一阶段不仅是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显著加速的时期，也是其由人口现象转化为经济社会综合问题的关键阶段。

2.3. 深化阶段：结构性矛盾凸显与多维影响扩展(2020年至今)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其发展已由单纯的人口结构变化转向结构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集中显现。近年来，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持续深化且具有明显空间分异特征的发展趋势，其“城乡倒置”格局进一步固化，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山区表现尤为突出。相关研究表明，农村老龄化程度不仅整体高于城镇，而且在区域上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增的梯度差异，中西部及山区农村已成为老龄化问题最为集中的区域[5]。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相互叠加，使农村养老问题逐步由家庭内部问题转变为具有明显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在养老保障不足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口表现出较高的劳动参与水平。相关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城镇，其参与行为不仅源于收入补充需求，也反映出社会保障不足的现实约束[8]。这种“高龄劳动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老龄化对农村经济的冲击，但也反映出养老体系的不完善。

总体来看，当前阶段农村人口老龄化已由数量增长转向结构性深化，其核心表现为：城乡老龄化倒置持续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化养老供给不足以及老龄化对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的外溢影响日益增强[9]。这一阶段标志着农村老龄化问题已从单纯的人口现象演变为经济、社会与制度多维交织的复杂议题。

3. 农村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未来挑战

3.1. 人口结构失衡持续深化，农村劳动力供给约束趋强

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和农村常住人口规模不断收缩，未来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将进一步老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下降，农村老龄化将呈现长期化和累积化特征[10]。由此形成的不仅是老年人口数量增长的问题，更是农村整体人口结构逐步失衡、人口活力持续衰减的深层风险。农村人口老龄化因此不再只是单一的人口现象，而成为影响乡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变量。

这一变化首先会直接削弱农村的劳动力供给能力。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趋势尚未根本逆转，而少子化又使新增劳动力来源不断萎缩，导致农村劳动力总量持续收缩、年龄结构持续上移[11]。未来，农业生产、乡村治理、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基础设施维护等领域都将面临更明显的人力约束，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出现“有人口而缺劳力、有土地而缺经营主体”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空心化与老龄化之间已形成相互强化机制，未来农村家庭的赡养能力、照料能力和劳动力再生产能力都可能进一步下降，使人口结构失衡呈现出更强的惯性和持续性[12]。

⁴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4/t20210430_1816937.html

3.2. 养老保障与服务供给滞后，需求扩张与制度短板并存

随着农村高龄人口、空巢老人和失能老人规模持续扩大，农村养老问题将愈发突出地表现为保障不足与服务短缺的双重压力。当前农村养老的核心矛盾并不只是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而是家庭养老资源持续收缩与社会化养老供给不足之间的结构性错位[13]。人口流动导致代际空间分离日益普遍，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而社会养老、社区养老和长期照护服务的发展速度却难以与老龄化进程同步，致使大量农村老人处于“家庭支持减弱、社会服务未能有效接续”的夹缝之中[14]。

与此同时，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脆弱性和健康脆弱性也在不断累积。相较于城镇老年群体，农村老人普遍收入水平较低、养老积累有限、医疗保障能力偏弱，对疾病、失能和突发性支出的承受能力明显不足[15]。正因如此，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往往高于城镇，其继续劳动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出于主动选择，而是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补充家庭收入或减轻养老压力。这种“被动劳动型养老”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农村家庭的基本运转，但也说明当前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在收入支持、照护支持和健康支持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未来若相关制度供给不能及时跟进，农村老年群体面临的生活风险、照护风险和返贫风险都可能进一步上升。

3.3. 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压力上升，老龄化的产业外溢效应增强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正在由人口结构层面不断向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层面外溢，并逐渐转化为制约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因素。随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加深，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中高年龄劳动力，而老年劳动者在体力、健康状况、劳动强度承受能力和新技术适应能力等方面普遍存在局限，这将直接影响农业经营效率和农业现代化进程[16]。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不仅可能会减少农业有效劳动力供给，还可能通过影响土地流转、技术采用和经营方式转型，进一步削弱农业生产体系的活力与韧性。

这一挑战在山区、丘陵和偏远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17]。由于这些地区机械替代能力相对有限，农业生产对人工劳动力依赖程度更高，青壮年外流与老龄化叠加后，极易出现耕地粗放经营、兼业化经营、土地撂荒增加以及粮食生产能力下降等问题。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上移，也会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扩展和数字农业技术推广[18]，使农业现代化、规模化与专业化面临更大阻力。由此可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不仅体现为短期产量波动，更体现在农业持续供给能力、土地有效利用能力和乡村产业升级能力的系统性减弱。

3.4. 政策协同与治理整合不足，适配性应对体系仍待健全

相较于人口、养老和产业层面的直接冲击，农村人口老龄化更深层的风险在于现有应对体系仍存在明显的碎片化和协同性不足问题。当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目标虽已在宏观层面形成关联，但在基层实践中，不同政策领域之间仍缺乏充分衔接，人口政策、养老政策、医疗政策与乡村发展政策尚未形成高效协同机制[19]。这导致一些地区在资源配置上出现结构性失衡：有的领域重复投入、低效建设，有的关键领域却长期供给不足，难以形成针对农村老龄化问题的整体性治理合力。

此外，农村老龄化治理仍面临明显的适配性不足。无论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是银发经济、智慧养老等新模式推广，都需要交通条件、数字基础设施、基层医疗能力、社会组织参与和专业人才队伍作为支撑。但在不少农村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和偏远地区，这些基础条件仍较为薄弱，导致许多政策和项目难以真正落地，或者难以形成可持续运行机制[20]。未来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关键在于不在于单项政策的简单扩张，而在于构建更加系统、更加适合农村实际的综合治理体系，包括推动家庭整体迁移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缓解“子女进城、老人留乡”的结构性分离；将养老服务与乡村基础设施、基层医疗和公

共服务体系协同布局；并根据农村老年群体的支付能力和现实需求，发展普惠、可持续、低成本的养老服务模式。只有在政策协同、资源整合和制度适配三个层面同步推进，才能更有效地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风险。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演进与现实挑战分析，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第一，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演进特征，并由“低水平起步”逐步转向“加速发展”与“结构性深化”。其演进动力由早期的人口转变主导，逐步转向以人口流动为核心驱动力，并最终演变为人口、经济与制度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过程。农村老龄化不仅是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更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集中体现。第二，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城乡倒置”“空心化”与“劳动力老龄化”叠加的典型特征。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与少子化趋势相互强化，导致农村人口结构失衡不断加剧，劳动力供给持续收缩，人口再生产能力明显下降。这种结构性变化已对农业生产、乡村治理及公共服务供给产生深远影响。第三，农村养老问题呈现出由“家庭主导”向“家庭弱化-社会不足”过渡的结构性矛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因代际分离而持续削弱，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尚未有效建立，导致农村老年群体在经济保障、医疗服务与生活照料等方面面临多重风险，“被动劳动型养老”现象较为普遍。第四，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已由人口领域向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领域外溢。劳动力老龄化与人力资本约束共同作用，削弱农业生产效率与技术采纳能力，并在部分地区诱发耕地粗放利用与撂荒问题，对粮食安全与农业现代化形成潜在制约。第五，现有应对体系在政策协同与制度整合方面仍存在不足。人口、养老、医疗与乡村发展政策之间缺乏系统联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存在碎片化与适配性不足问题，制约了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治理。

总体来看，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已由单一人口问题转变为涉及人口结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挑战，其影响具有长期性、结构性与区域差异性特征。

4.2. 研究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未来应从人口结构优化、养老体系完善、农业转型升级与治理机制创新等方面系统推进应对策略。

1) 优化人口结构，增强农村发展的人口支撑能力

一是推进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降低“子女进城、老人留乡”的代际分离程度，增强家庭内部支持能力；二是完善农村生育支持与公共服务体系，缓解少子化趋势对农村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长期冲击；三是引导人才“回流”与“下沉”，通过乡村振兴政策吸引返乡创业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和专业技术人才，改善农村人口结构。

2) 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提升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一是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缩小城乡养老保障差距，增强农村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能力；二是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与长期照护制度，重点加强对高龄、失能老人的支持，降低其医疗与照护风险；三是推动“居家-社区-机构”相结合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互助养老、村级照料中心等低成本、可持续的服务模式，提高服务可及性。

3) 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缓解老龄化对生产体系的冲击

一是加快农业机械化与智能化发展，提升对劳动力的替代能力，降低农业生产对体力劳动的依赖；二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托管服务、合作经营等方式弥补劳动力不足，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三是加强对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与技术支持,提升其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适应能力。

4) 强化政策协同与制度整合,构建系统性应对机制

一是推动人口老龄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在规划层面实现养老服务、医疗卫生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统筹布局;二是优化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对老龄化问题的针对性支持;三是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与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智慧养老、远程医疗等新型服务模式提供支撑;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农村银发经济,避免简单复制城市高端养老模式,重点发展普惠型、适配性强的服务供给体系。

参考文献

- [1] 张桂文,王耀晨.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3): 61-77.
- [2] 都阳,崔慧敏. 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挑战与应对策略[J]. 中国农村观察, 2025(4): 3-17.
- [3] 钱雪飞. 农民城乡流动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2): 20-24.
- [4] 翟德华,唐正.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背景下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探索——县域养老服务资源及其配置研究综述[J]. 老龄科学研究, 2025, 13(10): 24-33.
- [5] 张伟,蒲春蓉,黎芳,等. 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J]. 热带地理, 2021, 41(5): 928-942.
- [6] 康姣姣,吴方卫. 中国农村劳动力稳态流动对乡村老龄化的影响——基于 2009-2021 年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 2024, 50(2): 78-92.
- [7] 唐唯.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 2024, 52(9): 182-186.
- [8] 毕红霞,杨晓彤. 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提升的主导因素研究——基于 CHARLS 数据的研判[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6): 173-184.
- [9] 刘成坤,陈晗,张茗泓.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路径[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6): 955-966.
- [10] 张琛,张云华. 根据农村常住人口变化趋势谋划乡村振兴[J]. 中国发展观察, 2021(5): 26-29.
- [11] 陆杰华,郭荣荣.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劳动力老化:发展趋势、机理分析与应对路径[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0(4): 5-21.
- [12] Ren, C., Zhou, X., Wang, C., Guo, Y., Diao, Y., Shen, S., et al. (2023) Ageing Threatens Sustainability of Smallholder Farming in China. *Nature*, 616, 96-103.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3-05738-w>
- [13] 卢文秀,吴方卫. 养老服务与农村家庭养老——来自中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证据[J]. 财经研究, 2024, 50(3): 154-168.
- [14] 杨菊华,刘铁锋,王苏苏.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基于多层面与多维度视角的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7(1): 48-65.
- [15] 龚俊梅,芦千文.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筹资:理论框架、实践探索与政策建议[J]. 农村金融研究, 2025(4): 38-49.
- [16] 郑淋议,钱文荣. 人口老龄化对农地利用的影响研究——基于大样本微观农户的考察[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54(10): 5-20.
- [17] 王善高,田旭.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基于耕地地形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8(4): 15-26.
- [18] 范晶晶,朱玉春. 人口老龄化对数字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基于 1476 个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4): 114-126.
- [19] 陆杰华,孙杨. 少子化老龄化人口新常态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战略应对[J]. 西北人口, 2025, 46(3): 1-12.
- [20] 徐亚东,林进龙,张应良. 农村生产性老龄化:理论阐释、现实约束与优化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7): 63-82.